



# 文學雜誌作品集

西洋文文學評論

第三冊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文學雜誌作品集

劉守宜主編

西洋文學評論

第三冊

66·12·0233

文學雜誌作品集

西洋文學評論 第三冊

主編者 劉 守

發行人 王 必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成 宜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平裝本八五元  
精裝本一二五元

# 目錄

談黎爾克的詩	鄺文德	一
論自由詩	T. S. Eliot 著 余光中譯	一九
兩首壞詩	夏濟安	二七
現代法國詩人譜	Wallace Fowle 著 葉維廉譯	四七
現代法國詩的特徵	Wallace Fowle 著 葉維廉譯	五七
密萊的生平與作品	林以亮	六九
詩的譬喻	Robert Frost 著 余光中譯	七七
愛倫坡的生平與作品	余光中	八二

新批評·····	J. E. Spingarn 著 吳魯芹 譯	八
傳統和個人的天賦·····	T. S. Eliot 著 朱南度 譯	一三
浪漫的道德之現實面·····	Irving Babbitt 著 梁實秋 譯	一三五
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	T. E. Hulme 著 莊信正 譯	一五
墾荒者的浪漫主義·····	Lewis Mumford 著 健人 譯	一七七
英國殖民時期的美國文學·····	朱立民	一九七

# 談黎爾克的詩

鄺文德

一

我未提筆之前，一點也沒有想到對黎爾克說幾句中肯的話是一樁多麼困難的事。想起來夠多容易，他的詩篇、散文及信札，多年來就是我歡樂與憂愁中最親切的伴侶，彷彿把我對它們的印象大略描述一下，就可以算是盡了介紹的責任。然而現在我徒然翻找搜尋，從心靈的隱秘處落出來的一些碎片，都只是個人感情的殘餘，離着最下等的批評還差的老遠——對於別人毫無用處是更不用說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就是偉大的詩人的記號。你一向以為對於他的作品已很熟悉了，你看它們就像看自己的詩一樣，然而等到了該用冷靜的頭腦衡量、分析時，一切都引退、黯淡了，你只能對自己說一句話：批評是多餘的。

但是重新喚回一些斷片的記憶——那些在個人詩的教育中挺然拔出，記載着進步的里程碑——卻是一樁值得歡迎的工作。我們誰不會有過同樣的經驗？幼小時隨着教師，或母親輕柔的聲音背熟的詩：「少小離家老大回……」「故人西辭黃鶴樓……」等等，在長成後不是

總有那麼可紀念的一天；這幾十個字中所環抱着的意義，越過年代的阻隔，第一次顯示給我們？誰又不記得——幾乎是戰慄的記得——第一次和但丁相識的情形，以及那崇高的膜拜者的旅程，從第一行：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穿過雨雪、地獄的呼號咒罵，穿過淨界，而聽到最後的讚美歌：

*Vergine Madre, figlia del tuo Figlio……*

不是一生最可珍貴的經驗？同樣的，是莎士比亞、哥德、與黎爾克（至少在他那些特殊的領域裏）。

說起來也許會惹人笑，我是在英文翻譯裏第一次遇見黎爾克的名字。那是一篇詩，就是我試着用可憐的中文移植過來抄錄在前面的「奧菲烏斯·優麗狄克·合爾米斯」。這還是翻譯，原作的十分美至少要丟掉五分的翻譯……我的羞慚真是語言無法形容的。

因而，我希望見到這點的人，不像我想像的那樣少，有許多偉大的詩人是無法學習的。

從天才到凡庸，在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小小的一步，然而這一步就是天人分界，不容半點馬虎。我對於黎爾克所以這樣愛好，並且急切着想把他介紹給人，也就是因為他的詩有一種特殊的品質——一種足以為後進取法的深度。其他像哥德，像何德林（Hölderlin），乍一看彷彿人人可摹仿而自成一家。哥德的詩集幾乎是一個整個的宇宙，包含着一切神奇下至碌碌無殊的東西。何德林的悲歌所呈獻給讀者的也是極廣的一面，有些人在裏面看出崇高的詩，有些人看出的只是無病呻吟。但是當你照樣落筆時，你就會發覺，在一切緊要的、精緻的、句

節轉振筋骨處，你不是剛剛達不到，便是略微過了一點。而這一點，這微小的一點，不但阻止你成爲第二個哥德，第二個何德林，甚至於恐嚇着掠奪你詩人的名號。

黎爾克的詩在這方面就佔有莫大的優點。與其說使人摹仿，我們不如說他是在替人引路，在前面給人作榜樣。自然我不聲明，並不是每個跟隨他的，或者自以爲是在跟隨他的，全能置足於他所到達的黃金國土裏。這是世界上少數的絕不可能的事情之一。但是你至少可以看見他怎樣工作向前，或者，你運氣更好，能看上一眼那遠遠耀目的完美。

簡括一句說：每個有地位的詩人的作品中，都具有着精華與糟粕。批評的威力與用處，只能達到後者，一般讀者也只能感到後者——所謂「糟粕」，並不一定是劣等的詩，只是那些落入言筌，可以理解、分析的部份。黎爾克莫大的光榮就在這一點：他的糟粕都可以使善學者的詩變得更好。

## 二

我可以解釋得更清楚一點。所謂學某一個詩人，並不是只去學他的筆調和格律。自然，黎爾克詩中的音樂性是有耳朵的人全不會忽略過的——正好給一些老覺得德文太硬，不能產生柔和的感覺的人一個絕好的反證。他有許多十四行詩，也可稱得起是完美的產品。這一切都對，而同時它們都是不難仿效的，但只具有它們並不能造成好詩。黎爾克把金針度與後人的地方卻在他處理的手法。從他自己的信札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來他曾如何努力使自己脫出早年詩的雰圍。真的，從早期詩到他的「畫冊」(Das Buch der Bilder)的進展，幾乎使



人無法置信。以前的詩是輕而帶着一點微微感傷的調子的。它們似乎是每個少年人自然的表現，畫冊可不同了。其中的詩如「黃昏」「回憶」，以及後面的幾首長詩，不但足以使大部份同時的詩人退後，同時且暗示我們黎爾克將擇取的路徑——趨向人物事件的深心，而在平凡中看出不平凡。黎爾克自己是他作品最好的批評家。他珍視「畫冊」一集的程度可以在他的信裏看出來，原因就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腳踏着實地，以後可以不受擾亂的進行了。然而再到「新詩」(Neue Gedichte) 甲乙集，及晚年閃耀不可端倪的傑作，都是循着一條很明顯的自然的路線。黎爾克敲開不朽之門的鑰匙是他自己苦心學習而後獲得的。當「新詩」甲集出版時，他在給他妻子寫的信中曾談到如何他因為立在一幅「賽尚痕」(Cézanne) 的畫前，覺得自己更能夠了解畫家的苦心與進步的痕跡，因之而悟到自己同時也在進步。「我深信，」他寫道：「有些畫我在短時間之前也許只會略看一眼而走過，後來也並不更熱切而抱着莫大希望的轉回向它們，我現在站在這些畫前能夠發現許多新東西都是因了一些內在個人的緣因。我仔細研究的並不是那些畫本身（因為不管怎麼着，我只要面對一張畫，就打不定主意。費了天大的力氣才分辨出好畫與不太好的畫。至於早期繪的與晚期繪的我是更鬧不清了）。我在這幅畫裏注意到的乃是其中的轉折 (Wendung)。我之所以能認出它的緣故，也就因為我在我自己的作品中剛好達到同一點，或許還沒有達到，反正接近了……」①

黎爾克作品中的轉折絕不止一個，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他脫出一班通常抒情歌人之羣

① 給 Clara Westhoff 的信，日期是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

的品質，而這品質初次在「畫冊」一集中清楚的顯現出來。黎爾克終於學習到能夠在一大串不連貫或表面上不相連貫的事件中選擇出「最豐滿，最緊張，最富於暗示性」的片刻。同時在他端詳一件靜物或一動物時，他的眼睛也因訓練的關係會不假思索的撇開外表上的虛飾而看到內心的隱秘。一個例子會更清楚的說明這一點。

### 三

現在請大家翻到剛才提起的「奧菲烏斯·優麗狄克·合爾米斯」一詩來作我說話的印證。黎爾克在這篇詩中，為選擇那「最豐滿，最緊張，最富於暗示性」的時刻，一定會大費苦心。奧菲烏斯，我們知道，是希臘神話中日神愛普羅與繆斯珂利歐（Calliope）的孩子。他在豎琴上所奏出美妙的音樂，能夠使最兇暴的野獸帖耳馴服，使急湍靜止，使岩石點頭。當他的妻子優麗狄克死去後，他極端的悲痛感動了諸神。於是他們允許將他的愛妻還給他，可是必須在一個條件之下：就是他在領導她一齊回歸人世時，未到達之前，不許回頭看她一眼。然後奧菲烏斯歷盡艱險，以他的絕技感動了地界的三頭犬與永不落淚的柏魯脫（Pluto）——陰世的主宰，最後贏回了優麗狄克。但是，在一切難關度過後，他終於遏止不住他的好奇心，而一顧中失去了他的愛妻與畢生的幸福。

這個故事，像許多其他的希臘神話一樣，幾乎像是生來就為作詩的題材而設的。但是它「最豐滿，最緊張，最富於暗示性」的一點，到底是在哪裏？恐怕大家所見不見得相同。粗看起來，似乎奧菲烏斯在地界王面前奏琴那一段最為感人，但黎爾克拋棄了這顯而易見的一

點，而選擇了奧菲烏斯將回頭而尚未回頭時的這短短的一瞬。在這短短的一瞬裏，他放進了整個故事。這已經是很難了，然而這還只是巧匠而不是詩人的任務。此外，他卻又加入一些東西，一些使整個故事脫離了希臘氣氛（這並不是像許多人所以爲的那樣大的損失），凝固而且具有永遠性的東西。開首描寫從地下通至人間的路程，這一段是很簡潔的。黎爾克並不假借甚麼蝙蝠、老鼠、屍蟲、深淵、泥澤、暗夜來作點綴，增加這幅圖畫的陰森。只有這寥寥的幾筆：岩石、不真實的林木與灰色的湖泊。一條蒼白的路蜿蜒向前，伴着給予人類生命的溫暖的血液，一齊奔馳向人間。

然後詩中的主題人物一一出現。先是奧菲烏斯，一切藝術家，或者更擴大點說，一切人類的象徵，焦急而不安，並不是爲了甚麼特別緣故，只是因爲最擔驚，最費力的時辰已經過去了，長久夢想的快樂已近至唇邊，他不禁懷疑如此的幸福是否可能，而這懷疑，看起來微不足道，終將是一切的毀滅。然後是合爾米斯，他象徵着那人類生命中永遠的疑團，一切問題中的X。有些時候他出現在我們之間而把手放在我們的某一些行爲上，於是我們說：「這是運氣，沒法辦……」「正趕巧了……」「沒想到……」。他背後或許還有一個更偉大，可怖而不可知的神祇。他或許只是一個傳達他人旨意，自己毫無目標、意志的工具。他或許預先看到一切遠至千百年之後，近在目睫的災難，看人類盲目的對面奔去。他或許也在與我們同樣的愚昧無知裏。黎爾克只給了他輕輕的一觸，其餘都讓我們自己去思索，但這一觸真是畫龍點睛也不足以喻其神妙。在最後那至高的樂人回頭時——一切崩潰了。彷彿一座五彩玻璃的大殿堂摧倒爲碎片——優麗狄克仍是木然無感，而伴她的神卻「痛苦」的喊道：「他轉過

身來了。」超人，要按希臘人看，也一樣是有情感，並不是冷酷而不能轉移的。

冷酷而不能轉移的卻是一切我們所追逐，熱望達到的事。藝術家日夕揮汗遙望的「完美」，哲學家鞭策着自己的腦筋而思索着的「絕對的真理」，歐德在浮士德序曲裏歌唱的「永恆的女性」。優麗狄克從地界裏回來時，已經是

……鬆弛了，像是委長的頭髮

孤獨被棄如落下的雨。

她只默默的跟着奧菲烏斯向前走，不知道往哪裏去，也不知道爲甚麼。我們可以想像出來這對奧菲烏斯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啓示。他在前面走，因爲神的禁約而不敢回頭，然而在後面跟着的是他從前金髮的愛妻嗎？抑或只是風呢？這單調的脚步聲，輕得幾乎聽不見，而後面的兩人竟一句話也不說。合爾米斯他還能了解，或許他無事不願與凡人交談，但她呢？難道她見到他，重回到生命裏，不感覺高興嗎？這樣他機械的向前走，心被焦急和狐疑撕裂，一點也沒有料想到她已經經過一番完全的改變。

最後，到了全詩的高潮點時，作者處理的手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自然，我們在開始讀整篇詩時，心裏一直就在戰慄的等候着奧菲烏斯轉身的一刻，然而詩人只引我們到奧菲烏斯狐疑的最高點，然後就把他撇下了，接着那幾大段描寫和對於過去的追憶正是暗示着又度過一些時間，而在這期間，奧菲烏斯終於決定了把一切犧牲回頭一看。這一段心理的過程與其說複雜，不如說無法理解。即使詩人用全力講述爲甚麼他要如此作，我們仍然不會明瞭其中的深義。黎爾克卻省去了這一切，甚至於把奧菲烏斯轉身的情形都略去了——這也是很難寫

到恰到好處的。我們試閉眼想一想：用怎樣一行詩才能充分傳達出這一個動作？應該寫他急驟的轉身呢，還是緩慢的？他眼中的表情是甚麼，當他轉過身來時？——只從神的口中告訴我們他已經轉過身來了，而這一點已經足夠。

同樣，神和優麗狄克重回到地界去的情形，也只是從奧菲烏斯眼裏寫出。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這篇詩的結尾是如何的富有畫意。幾乎有點像電影裏的「淡出」的樣子。最後兩行詩重複前文，暗中的對比更使效果增強。

這一篇倒底是甚麼意思呢？我們只感覺到整個希臘神話彷彿披上一層新的意義。原來的故事夠多簡單，簡直是可愛的簡單！現在到了詩人筆下，仍是同樣的輪廓而精神卻大不相同了。這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哥德的伊菲姬尼 (Iphigenie) 與攸里披底的伊菲姬尼幾乎是完全兩人。她倆的動作毫無不同處——設法解救了她的兄弟與他的朋友，然後和他一齊逃走——但那位上古的詩人對於這些動作的解釋，全是極普通，極簡單，而同時又極合理的。哥德卻設法在伊菲姬尼一舉手一投足中都看出些深幽的意義。她只是一個號筒，藉着她哥德才能以吐出他自己內心的聲音。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不但今古的看法不同，就是哥德和臘辛 (Racine) 對於伊菲姬尼的看法也全是截然兩樣。臘辛劇中的騎士，貴婦，隆重的禮儀，和深入女子內心的細膩的詩句，可以說是把希臘劇「法國化」了。哥德的伊菲姬尼卻是耽於沉思，有着崇高而嚴厲的道德觀念，與攸里披底或臘辛的人物一比，與其說是「德國化」，不如說是「哥德化」了。同樣，黎爾克的人物：他的優麗狄克，亞爾凱斯蒂，他的俄羅斯僧侶，他的聖撒拔斯田。大衛，約瑟阿，聖母瑪麗亞甚至於下至近代的伯累德若德大公……這

一切人都是一條弦奏出不同的音樂。這並不是說這些人物彼此無異，正相反，只要隨便向黎爾克晚年的那一冊詩裏看一眼，我們都會發現一個性格研究的博物院，光怪陸離，使人目不暇給。那些人物有些就像黎爾克自己所說的一樣：「彷彿從過去的繡帷上剛走下來似的」，穿着古裝，披着假髮；有些是從希臘神話與聖經裏取出的；有去赴第一次大戰的兵士；有詩人；有在熱戀中的女郎。這些人處境的不同，自然給他們每人的故事與行動一種特異的陰影，然而黎爾克知道如何達到他們竭力想用繁重的禮儀，玩笑，或假裝的漠不經意掩藏起來的「真心」。自然這「真心」的存在是否是在我們知覺之內？我們是否每人都是像他所寫的杜絲 (Eleonora Duse) 一樣，「故意」在我們的行為透明的部份上呵氣而使之蒙霧，而使它不洩漏我們深處最高的秘密？這問題是大家永遠辯論不清的。黎爾克無疑的認為人心有一種更高的能力統治着，但是它只在一些緊要關頭（這些關頭也就是黎爾克所畢生追逐，取作題材的）才出現，而我們人都「知道」它的存在。這種幾乎是超人的能力常常會改變了事物原來的行程。一般說起來，它總是藉一個突然的決心來表現：奧菲烏斯在嬌妻已將回到帳中時，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亞爾凱斯蒂眼看自己在片刻之間由歡愉羞澀的新娘變為寡婦，而突然打定主意替她名義上的丈夫去死；聖母瑪麗亞在加拿的婚禮宴上突然被片時的虛榮心克服，希望耶穌能在眾人前顯示他希奇的力量來把水變成酒；伯累德若德大公在被土耳其人追逐危急時，突然感到他祖先高貴的血液奔流在他脈管中，於是驅馬跳入急流裏「像回到他自己的堡中一樣」……；許多可愛的，甚或偉大的劇作家和小說作家特有的才能就是在大家視若無奇的世界中看出千萬不同的面影，不同跳動着的心靈。但更偉大卻是那些進一步

看透人千變萬化的行爲，而發現底下的基礎的人。唯有他們能親切的感到人類其實是如何相像，可憐的相像。在這樣的徹悟後產生的詩文才能供人咀嚼回味，它們是從一個高處攝取的，因之「真實性」所達的範圍也就更廣更遠。

黎爾克所以能把這些人物寫得如此細膩，一半固然是藝術的神奇，一半因爲他具有一種幾乎反常的銳敏的感覺與想像力。我個人的意見是：這種銳敏的感覺，並不像普通人所相信的那樣，完全是天才的。一大部份也要依賴着人力。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黎爾克爲了藝術所下的苦心與所接受的犧牲。在他最好的友人眼中看來，他永遠包圍在自身的靜寂中，對甚麼事都彷彿心不在焉似的。其實這是每個想達到絕高的詩人必經的境界。一人的精力本來有限。爲了無時無刻不鑽求內心的秘密，搜摸過去無人注意的奇異事件，他也不得不 *in sich gebunden* 而忽略一些衆目所集，衆手所指的東西。許多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爲事情只要一過去就凝固了，接到一個不變的外形而成爲半死的東西。你用到它時只要一伸手，一開抽屜，像取一件衣服似的。要真是這樣，黎爾克的專心豈不是全虛擲了？「過去」永遠是在急馳着的，每一分，每一秒，每萬分之一秒，它都改變着形狀。關於這點，沒有比黎爾克自己的一段說得更透徹，更動人了。原詩太長，不及全譯，但其中的一節如此說①：

.....

①「歌者在一個王室後裔的孩子面前歌唱 (Der Sänger singt vor einem Fürstenkind)」，見「畫冊」第二部

第一卷。作者的主意在指出：如何在這樣一個孩子的生命中，鼓蕩着無限過去的生命與悲歡。

告訴你你之不同於林地的幻夢，  
不同於片時陽光的幸福

容容易易的被許多陰天所遺忘。

不可解說的，你一生乃他人所無，

正因為它背負無數他人的生命。

……

這就是一切過去所具有的意義，

它並不永遠以整個重量壓迫你，

它或許會重新回轉到我們心裏，

交織在我們的內部，深切而美麗：

像那些如同由象牙雕成的婦人

被許多薔薇的紅焰圍拱而烘托，

像那些君主沉下了疲倦的臉色，

又像統治者緊閉着無血的嘴唇

不肯為孤兒與哭泣的人們動心，

像那些少年們，類似提琴的和音

爲了婦人沉重的頭髮而死亡，



像那些處女們，捨身去伺奉聖母，

世界都因為她們而震昏。

同樣的，豎琴發響了，以及曼陀林，

過去誰的手曾在上悲壯的彈奏，——

天鵝絨衣裏深陷入雪亮的匕首，——

運命全是由虔誠和機遇而構成，

向晚的園亭裏嗚咽傳出的「再會」，——

同時在千百鐵盔上，高高在空中

野戰搖曳着如一艘船舶。

同樣城鎮也慢慢的擴大而重新

退回到自身中像是大海的波浪，

同樣鐵矛如縛有着禽鳥的翅勝

遙擲向一些報酬極優厚的光榮，

同樣為花園的遊戲打扮着孩童，——

同樣一切困難或無關係的景象

發生了，只為供給你每日的經歷

一千個偉大的比擬，一千個前例

使你能堅強有力的藉它們長成。